

靈辟邪富主多乞步少銅九鐵杜續繒累嘉皆來集聚藏獲之類蓋不足
數古之養聲尚為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
水守之以一秦繆思褒故獲結吉

傭保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作於宋子縣父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其主便擊筑一坐稱善又曰樂布與
彭越為家人 鵬冠三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

人部二十 隱逸上

隱逸上

周易曰遯世無悶 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又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又
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
士避世之人也閑暇之所好也 魏隸高士傳曰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
帝問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養萬物為之奈何廣成子蹙然而起曰至道
之精窈窕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
形木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吾將去
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 又曰黃帝將見

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黃帝曰異哉請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外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乘曰車遊於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爲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還又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爲天下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又曰魯連好奇偉倜儻嘗遊趙難新垣衍以秦爲帝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連連三辭平原君乃以千金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也即有取之是商賈之事爾及燕將守遼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爲書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月乃自殺城降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公富貴而謂

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意又曰閭丘先生齊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租先生獨不謝曰愿得壽得富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又曰田生管床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又曰鄭仲虞不仕漢朝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又曰韓福者以行義脩絜漢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以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自是至今爲徵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于家又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栢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聞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縲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藝何以大道爲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又曰尚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

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亡爾爲子嫁娶畢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 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又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燭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爲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爲實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屨冠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曰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遂不知所之 又曰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觀之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又曰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趣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子夏友田子方也 又曰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藟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鄒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

爲辨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爲傳約亦辨百萬傳隱事老互故不果述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又曰鵬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鵬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鵬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申又詩曰棲遲四野外陸沉昔當時循名奄不著藏器待無期義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俛仰過

忽若振輕絲

晉張載招隱詩曰出處雖殊塗居歛

輕易山林有悔

人間實多累鷦鷯翔穹冥蒲且不能視鸛鷺導臯渚數爲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指時俗超然辭世爲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嵐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奔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壘雝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禾脩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回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晉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立中有鳴琴白雪傍陰崗丹葩耀陽林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又招隱詩曰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晉陸機招隱詩曰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木進朝飧朝採南澗葉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屋結風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又詩曰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晉閻丘沖招隱詩曰大道曠且夷蹊路安

足尋經世有陰陽隱顯自存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 晉王康琚招
隱詩曰登山招隱士褰裳躡遺蹤華條當園室翠葉代綺牕 晉辛曠贈
皇甫謐詩曰顒顒朝士亦孔其依莫不遲想載渴載飢我弓我旌禮亦無
違企望高岡來儀來歸其暉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四
方探賸幽深山無逸民水無潛龍爰彼九臯克量德音茂哉先生皇實是
欽 宋謝靈運越嶺行溪詩曰猿鳴誠知曙幽谷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
上露猶滋透迤傍嚶嶼迢遰陟陁峴蘋萍泛深沉蒲菰冒清淺企石挹飛
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蘿薜若在眼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壠生木
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
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梁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
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石闢巖嶢開軒望嶰蜺漱水簷前溜脩
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鸞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極髮鬢玉山
隈響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
金門士撫心論曾臆 梁范雲答何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

煙洞潤生芝草重崖山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冲玄石戶栖十秘金壇
謁九仙乘鸞方履漢靈鸞上騰天 梁吳筠詩曰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
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窓裏出 又詩曰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
有宅桂樹籠青雲 又詩曰具區窮地險稽山萬里餘奈何梁隱士一去
無還書 梁任昉答劉居士詩曰君子之道亦有其四高行絕俗盛德出
類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望之可階即之難至輟精天理躔象少微人與俗
異道與人違度飛烟燿室滿伊威行無轍跡理絕心機 又答何徵君詩
曰散誕羈轡外拘束名教裏得性千乘同山林無朝市勿以耕蠶貴空笑
易農士宿昔仰高山超然絕塵軌壺已等藥命管亦齊先死無爲歎獨遊
若終方同止 又贈徐徵君詩曰促生悲永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容徽
於焉徂歲月情非山河阻意似河朔悅東臯有儒素杳與榮名絕曾是違
賞心曷用箴余缺眇焉追平生塵書廢不閱信此伊能已懷抱豈暫輟何
以表相思貞松擅嚴節 梁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
荒林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松葉酒自

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弘讓詩曰試遂赤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
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
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又賦得嵇叔夜詩曰山林重明滅風月臨囂塵著
書惟隱士談玄止谷神鴈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廣陵餘故曲山陽有舊
鄰俗儉寧妨患才多反累身寄言山吏部無以助庖人 周明帝贈韋居
士詩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少光微潁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
香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儻能同
四隱來參余萬機 周王褒贈周處士詩曰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
曲三危阻關重九折難猶持漢節使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驚羽畏虛
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志與時歇生年隨事闌百齡悲促命數刻
念餘歡雲生隴坻黑桑疎薊北寒鳥道無蹊徑清溪有波瀾思君化羽翮
要我鑄金丹 又和趙王隱士詩曰鳬鵠均長短鵬鷃共逍遙清襟蘊秀
氣虛席滿風颺斷絃唯續葛獨酌止傾瓢菖蒲九重節桑薪七過燒 周
庾信奉和趙王隱士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

潁川瀟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阮籍唯長蕭
康訝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
轉山花燄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船 又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
齧缺桀溺遇長沮藜牀負日卧麥隴帶經鋤自然山木几無名科斗書聚
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
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陳周弘正還草堂尋處士弟詩曰四時易
荏苒百齡倏將半故老多零落山僧盡凋散宿樹倒爲查舊水侵成岸幽
尋屬令弟依然歸舊館感物自多傷况夕春鶯亂 陳周弘讓無名詩曰
行行訪名岳處處必留連遂至一巖裏灌木上參天忽見茅茨屋曖曖有
人煙一士開門出一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焉知隱與仙 陳伏知道賦
得招隱詩曰招隱訪仙楹丘中琴正鳴桂叢侵石路桃花隔世情薄暮安
車近林喧山鳥驚 陳正見賦得落落窮巷上詩曰揚雲不邀名原憲本
遺榮草長三徑合花發四鄰明塵隨幽巷靜嘯逐遠風清門外無車轍自
可絕公卿 隋江惣夏日還山庭詩曰獨於幽栖地山庭暗女蘿瀟瀟長

低篠池開半卷荷野花朝暝落盤根歲月多停樽無賞慰狎鳥自經過
又春夜山庭詩曰春夜芳時晚幽庭野氣深山疑刻削意樹接縱橫陰戶
對忘憂草池驚旅浴禽樽中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隋王由禮賦得巖穴
無結構詩曰巖間無結構谷處極幽尋葉落秋巢迫雲生石路深早梅香
野徑清澗響丘琴獨有棲遲客留連芳杜心 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
都邑以永夕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
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眇追漁父以同嬉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
清原陽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驚異倉庚哀鳴交頸頡鵒關關嚶嚶於焉道
遙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以忘劬感
老氏之遺誠且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
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焉知榮辱之所拘 魏陳王曹植潛志
賦曰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平藝 賦
仁義以爲禽必信中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迹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
謀接處庸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以焉通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

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與處以城邑春遊放於外廬歸郊廓之舊
里託言靜以閑居有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
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逍遙於洛濱聊相伴以縱意目
白沙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沂清澗以蕩思低徊佳留樓
遲菴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瞻高鳥之陵
風臨儵魚於清澗眇萬物而遠觀脩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
而忘泰 晉陸機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宵
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
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
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灑澄霄神
夷靜波仰羣軌以述企頓駿翻以婆娑寄冲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
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浚澗沂凱風於卷阿相千秋以厲
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脩之彷彿觀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芳風
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摻玉懷而喻予於是背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

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貴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迹於餘足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懽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乃爲賦曰世有逸人棲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淡浩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於詠言滅絕景於質相荒土以上居度山河而考室曾丘翳蒼穹谷重深巖木振穎菑菑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踈圃於茲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飄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於神造詠幽人於鳴琴 晉孫承嘉遁賦曰有嘉遁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薜荔於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脩綸於洄瀾臨崢嶸而式墜沂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周葉秋林振藻陽波清景玄陰形猶與以徒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於域外和丘中以草音於是混心齊物邀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

夷陸夕步蘭渚仰々鳴鶴俯釣魴鱖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詠休遁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優委性命於玄芒任吉凶而靡錄 宋謝靈運逸民賦曰于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兀我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爲期望繫外而延佇 又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遁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煙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留積氤氲而爲峯惟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曾襟 又辭禄賦曰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乘閑以沉泄雖鑣羈之有名恒遊獎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判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宮執鞭笞於宰蕃 梁簡文帝玄虛公子賦曰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而能拘迴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於玄境意飄飄於白雲追寂圃而逍

適任文林而佚宕忘情於物我之衣縱志於有無之上不爲山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 梁陸倕思田賦曰歲事忽其云暮庭草颯以萎黃風颼颼以吹隙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於是踟躕徙倚顧景興懷魂杳杳以至曙綴予想於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泊乎江隈出郭門而東驚入淑浦而南迴爾乃觀其水陸物產原隰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廻江對千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開日登桑而先見聽啁嘶之寒雞弄差池之春鷺臨場圃以築館對楹軒而鑿池集游泳於階下引朝派於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雜青莎之蘿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胃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絕仁以棄智忽學步而學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園而竊高仰疆臺而慕義歷四時於遊水馳三稔於中臂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悵其何寔 宋陶潛歸去來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

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酌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農人告余以春將及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所感吾年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得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梁沈約八詠守山東曰守山東山東萬嶺鬱青葱兩谿共一瀉水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既隱軫下睇亦冥蒙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然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丈注懸瀑掣曳寫流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竇膏滴瀝石室乳空籠余平生之所愛歟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還還恨邦君之未禘秩滿撫白雲淹留事芝髓 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亮天下抱朴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

惠化豹產之政我我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逍遙來過暮庭通於時憲頃臣
不盈恨無旨酒真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晉
孫綽聘士徐君墓頌曰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
風軌英邃德音微遠播食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
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還宗有
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東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
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悼令德之
長泯憮然有感悽焉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
寄斯懷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
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
範流光遐振墳塋壘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
林嗒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隋
江惲莊周畫頌曰玉絜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申化蝶水
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籠樊

後漢蔡邕焦君贊曰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
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衮職昊天不弔賢人
遽薨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以
學士將何法則 魏陳王曹植許由巢父池王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耻
穢其困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又下隨
贊曰湯將伐桀謀於卜子既克讓位隨以為耻薄於殷世著自汙已自投
賴水清風邈矣 又南山四皓贊曰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
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晉夏侯湛范蠡贊曰悠
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邑報退弘妙理身與勲偕名與身否逸群遠遊永
齊終始 又魯仲連贊曰我我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絜隨事
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又莊周贊曰邁邁莊周騰世獨遊
遁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晉孫楚
莊周贊曰莊周曠蕩高才英儒本道根貞歸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懼
慢爭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憤近失自然 又榮啓期贊曰榮公溫雅既

怡既擇獨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壽無疆惟德之宅
又原壤贊曰壤之軌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與聖以之臧俗以之
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晉左九嬪巢父惠施贊曰泱泱長流汚汚清波
思文集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壺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緬同基阿 晉庾闡
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籠奮可遊芳津可漱
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樸熙陽靡燠潛真內全
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玄跡不標
或曰先生晦德道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傷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
妙鑒奇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晉戴逵閑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
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
漢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
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
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
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

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懷厲况乎道垂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
謝歌鳳逡巡盪八疵於玄沅澄雲崖而願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
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况物莫
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陰映巖流
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
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來忘有感而
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
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
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玄世
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翳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傍通
潛感莫滯惣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
矜其天真外其翬務詳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又尚長
贊曰尚更中順庸行昏世和龍婉約玄識罔滯瞻彼崇高俄為塵翳亦有
同好潛莊宿契超超增翫眇眇偕逝跡絕青崖影滅雲際 晉庾亮崔徵

君贊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虬
蟠慶霄而不繼秦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
瓊謁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蒼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
廬箕皇有高嘯之宇唐黜表於玄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
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
一泊然獨處神栖颺謁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輶冕屢招而弓
旌屈於匪石帝命慙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
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于
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廬賓
想玄珠主以瞻授沐道靈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達于茲七稔何悟先
生忽焉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敬乃援翰
詠跡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
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晉方湛北叟贊
曰樂為憂根禍為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之橫生欣耻滔滔北

叟獨亮真理喪馬弗希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素無否宋陶潛張長公
贊曰達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斂轡竭來閑養其志寢跡
窮年誰知斯意又周妙珪贊曰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商恬然自
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日玩羣書顧朋寡疇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
載託契孤遊又魯二儒贊曰易大隨時迷變則愚芬芬若人特為貞夫
德不百年汗我詩書逝焉不顧被褐幽居又夷齊贊曰二子讓國相隨
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採薇高歌慨想黃虞自風凌俗爰感懦夫又
尚長禽慶贊曰尚子昔薄官妻孥共早晚貧賤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
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山豈知反宋范泰張長公贊曰長公
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遠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
多少又高鳳贊曰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為世駭
才為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曖曖若人孰測其為哉曜幽壑採真重崖
冲情莫亮汗跡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羈又吳季子札贊曰延州高遠
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形

龐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 齊王儉竟陵王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暉玉朗臺臺大韶遙遙閑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梁沈約高士贊曰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在天下則賢人替務高益阜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悌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恥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從汙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貳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疋夫進忘隕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又銷聲贊曰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已曖絕羽孤騫堯逢豈讓

札值奚言 周庾信五月披裘負薪盡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惟深消聲滅迹何必山林 又張良遇黃石公盡贊張良取履跪授無辭丘書一卷長者之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又榮啓期三樂盡贊曰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爲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紉 晉庾凱幽人歲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膏厥美有暇韓信耽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雲樂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達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獻冕 晉江道逸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統是管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惠相奉匪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膺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

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忒物之欲是大猷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
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絳絲飄
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
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披養無棄恬曠憂動是掌林
人司箴敢進善黨 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
山既公幽以達峻躬實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
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
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三荆門晝掩蓬
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
復歷近壟尋遠巖坐盤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
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霍霍以拂露塵颯颯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
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函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
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
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起

水驚軒軒而歸田

梁劉孝標山栖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

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
相行藏紛糾騁晦蹟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
戶之與金闔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求懷其
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臯澤塊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
霞喬林布漠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庸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
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
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櫨之樹梓栢
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帶抽紫莖補蠹葦蕒
稍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
泉動則都梁含蘗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滋露芙蕖紅華照水臯蘇縹
菜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闌罽醪初濟縹清新則有
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嚙盛論箱庾
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迂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

怵惕之警 **魏**繁欽川里先生訓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寔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贊 **魏**麋元譏許由曰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遠之教故譏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法則當據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以堯爲闇主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爲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羣即當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生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

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群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晉**虞播阮籍銘曰我我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足胎胞造化韜光緼羈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臣室友真歸樸汪汪川原邁迹圖

錄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七

人部三十一

隱逸下

隱逸下

碑 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充宇宙動爲
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止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避名
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
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
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玄德膺懿資弘聖典研道機虎童蒙作世
師辭皇命確不移亞鴻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後漢蔡邕伯夷叔齊
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匡兮譏武
伐紂欲喻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感兮雖沒
不朽名字芳兮 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
惠敏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綬
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臻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

之宗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秘丘善誘能教恭恭三事幾何其招委辭名貞保此清妙 又玄文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好學遊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羣經緯綯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則玩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議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覺休盡剖判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玄文 又處士園典碑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臨歿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為銘曰載書休美俾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為質學問為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洗洞壅籍為萬里之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玄玄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博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光

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真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樹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繫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見韶齔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意思忘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閭閻推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思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實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成以為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問不亡者由斯一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點喪過乎哀遘疾不悟早世永顏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齊孔稚珪褚先生百玉碑曰夫河洛擒寶神道之功傳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觀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

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蛻蟬
觸影遁形神翥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
者窮地之險也欽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
宿柵涉圻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篙翻
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
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旣先
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
玄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遊者乃
雲霄之勝賓大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先構即駕胥宇
千尋危簷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櫺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
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峰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
有亂重道尊德爰積獻衷顧懷汾射璽問遙通朱楊鬱起華構方崇靜臺
冠月輕榭迎風嶠嶢高棟育霽修櫺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
萬谷景落重崖煙生岫複 梁劭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弘景碑曰夫夜

結緣非朕篋之恒珍逸羽翔麟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
其所以然也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深壑危峭組織煙霞枕
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朗猶懸鏡鬱似貞筠 梁裴子野
劉虬碑曰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
之絜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疇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
廬平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
邑甘露零於豐草蒲密致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疾
手影響如斯之者美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側席鑒室林臯回流傍隴咫尺
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戶平疇翠嶽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
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
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
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
居士高明柔克義義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臯壤考槃
郭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養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

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逝矣江濱輜輶結轍羔鴈
成羣監觀今範式如金玉君子微猷誰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墓誌

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

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
國劉瓛汝南周顒為友陸璣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
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
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
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
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為軍謀祭酒實允
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
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唯
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
楷禮墜文章沫泗頽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
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述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

塗垂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梓雲之
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為銘曰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
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
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園舟輿席珍既遊慧水
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
橋曰隻雞徐稱酌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沉礎雖貞
玄泉無曙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
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
物莫之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空中
千和焚於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泥
上之術今遙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乃為銘
曰無名曰道不死為仙以有元則兼稱稚川猗歟夫子受錄歸玄黎傳苑
吏書因賈船鬱鬱方崖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梁元帝庾先生
承先墓誌曰悠哉掌庾興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爰斯厥後世挺珪

璋乃登靈岳言遵洞府乃陟石山將從輕舉實惟貞吉實惟退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本同壽夭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蔣徑釣罷磻谿櫓悲新隴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揚名不朽高蹈夷齊諫魯柳下惠妻柳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三黜終不弊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兮惜哉乃下世兮晉張華列文先生鮑玄泰誄曰於鑠烈文續黜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微枝離葉布爰暨叔牙世贊齊風翼相濟管遂登霸功越在漢隆三司並縱烈考中丞妙世顯名我義先生誕資英俊淑質清醇蘭芳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文文明聰昭秀哲啓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冲虛執義貞厲栖遲無悶不營不拔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爲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遐年弘此徽猷濟濟搢紳永挹清流取識遺音目想表儀孰去玄泰曾不我和感傷慷慨揮涕淅淅已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徽音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縈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櫛撫髮並育攜手相

長行焉比迹誦必共經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晉處士劉參妻王氏夫誄曰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櫺宋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夫璇玉致美不爲池湟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寶後漢胡廣弔夷齊曰遭仁辛之昏虐時續紛以蕪穢耻降志於汗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偕逝微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歲是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悵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世繫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儒夫至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今尼父之所譽魏阮瑀弔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

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流名飛 魏靡元弟夷齊曰少承洪烈從
戎于王側聞先生處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
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滅于成湯且夏后
之末禮亦弊氏之所亡若周武而為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
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為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
子匿之彼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
周之苓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
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宋**謝惠連為學生祭周居士文曰維君
陶冶化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
不事諸侯公辟弗聘王命匪酬窮歡極樂帶索被裘 **梁**沈約為武帝
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文山林不出訓光傳史朕聽朝晏罷尚
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傳訊巡遠若有道映丘園事罕
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 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賓凡
杖開東序而授衣 **唐**庶令江海無遺異人 必至 又資給何點詔曰遠趣

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信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任
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
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並出
所由契資須太官別給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 **梁**沈約為武帝與謝
朓勅曰吾以非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
實寄賢能匡其寡闇當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
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
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
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衣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
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
邈矣古今殊事不獲摠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紆
賢之愧載結寢興 又與何胤勅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蔽
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曰吳思致隆平而先生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存
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諍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

高尚軌物則泊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
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整節今世務紛紜憂責
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梁江淹
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周德之富猶有渙潭之士漢教
之隆亦見西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讓首翠虬來儀是以
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魏相範薦管
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竊見東
莞管寧束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
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
過於顏子漏屋蔽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
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
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
禮於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
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玄纁聘之殊

禮矣晉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拙曾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
羣伏自惟付瓶甌瑣器實非瑚璉之求梯屨之賤不中榮盛之用小人致
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侍罪伏枕歎
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於傳嚴收釣於渭濱無今泥滓久
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爲之降杞妻一感城爲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
誠不可以賤致古人言爲虛也梁何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
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
寧有論書之賓緘嘿畎畝栖息丘壑秀水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
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
造聞闢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闕而列文學嘉美事宣無思不勸胤無解歸
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茲汚朽罔知攸實
又梁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文象賢者
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
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

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二
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
隱顯高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
罄竭書後漢張奐與宋季文書曰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
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矣以猷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魏相範與管寧書曰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
於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慕仰思請見於蓬廬之側
承訓誨於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宸風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爲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望何慶如
之昔值險阻越竄海表於裔歷載風網不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借泛愛遇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喻過
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裁因荅辱晉辛曠與皇甫謐書曰夫
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
黃而添塵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

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
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王聖時治此所以應天
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
視其明四聰達其聰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
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
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冲虛塞淵其心
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活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
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竊謂先生降
匪石於高岡廻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奮六翮于天庭邈禹稷之遐
蹤騁大往之夷塗招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藉之美
也希藉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
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旣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
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未因而西望延企晉皇甫謐荅

辛曠書曰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陵阜
沉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款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
銘乎心膺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
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
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
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
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
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
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况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
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
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
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
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菟蓐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

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曰養夕差得從容每鑢閱六經汎濫自氏研尋
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理
風眩弊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任昉爲
昭明太子荅何胤書曰得書知便遠追踈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
棹已遠供踐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潛悵久之
又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蚪書曰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
物保文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
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
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
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
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
之懷不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已積以大
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
榮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

爲心廣乎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延山河虛館帶川溪實望貴然
少訓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
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已且凌雪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鍾
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
愛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劉
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
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涌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
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柄鉏鋤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
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夫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
人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
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震躋漢將由囿空
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
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葶跼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
之徵迹襲二疎之風流生與渙父同信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

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又陶弘景合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來
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
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
有能與其奇者 又荅虞仲書曰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
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
往贖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谷
良爲歛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
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
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追及
輟日有事還童不亦皎絜當年而無怙前修也 又荅趙英才書曰子架
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肖埽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
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
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
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之能聞 梁沈約荅沈

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袞興懷望
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
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旣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
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與幽期可
託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臯以慰閑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梁王僧
孺與陳居士書曰雲波遙愛燕越數千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
能擗扎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章貴壤依然谷口覺子真之咫
尺靜睇巖灘信子陵之非遠林鹿以入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綸
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祛惑 孔德璘北山移文曰鍾山之
英草堂之靈論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達
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
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微惑以
失真而自以爲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
流盼噓噏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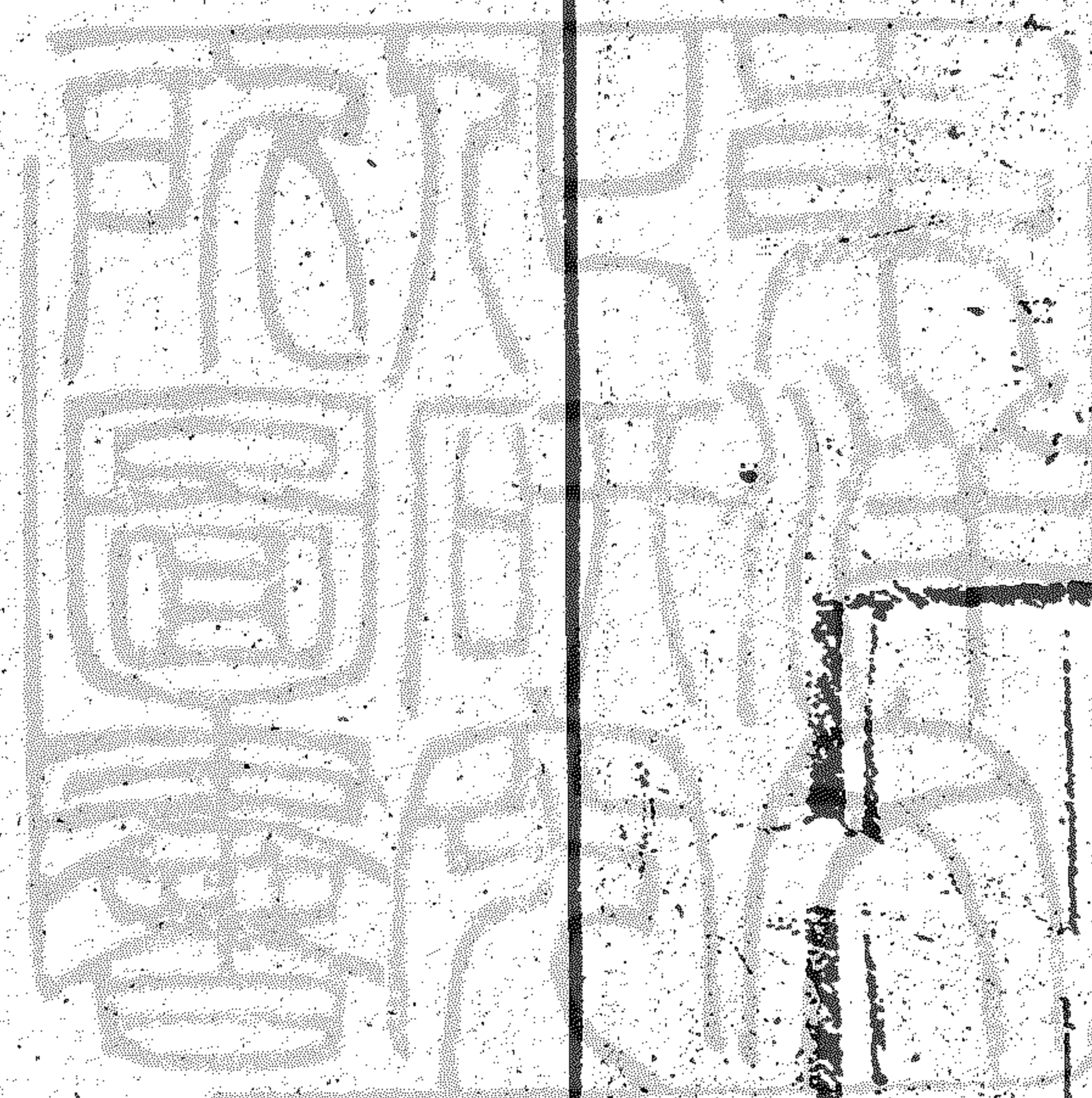
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沉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
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
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
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
貫是非爲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
離生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
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
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絜者惑於生畏死而崇
生者失其貞 晉石崇許巢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
逍遙顧神寶已貴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荅之曰
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
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
稷播嘉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
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康讓以勵俗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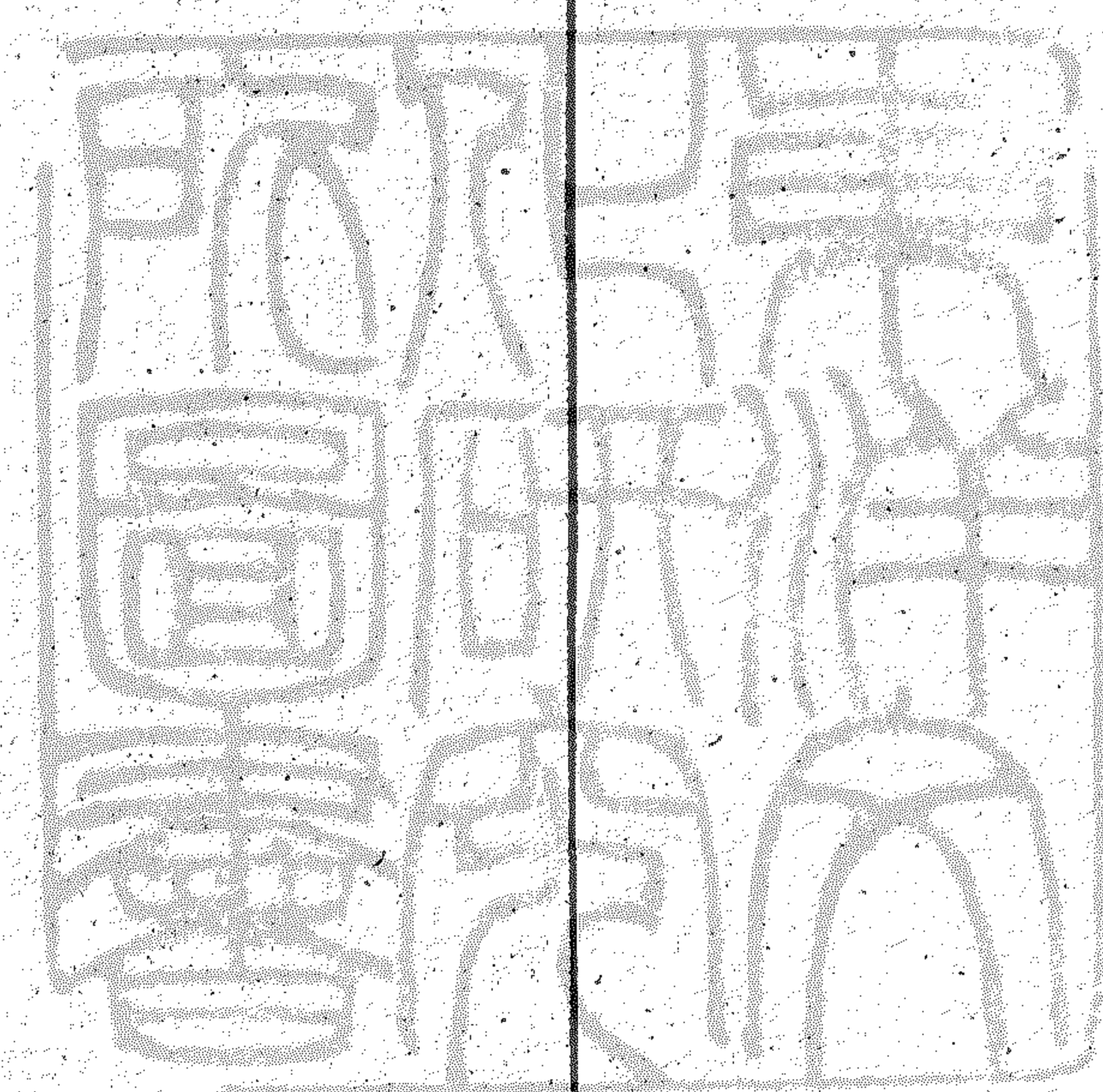
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
將何疑焉 晉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萬物
之遊魂神籟與無窮並吹大治與造運齊根生資聚氣之迹死寄玄牝之
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高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捐
翼而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平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破岳而憂在山
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謂含真履信純朴自然 晉王叔之遂
隱論曰崇退儒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爲者也而生上古徇之至
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
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夫隱者於已失者也平原旣開風流散漫故隱者
所以全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宋范曄逸民傳論曰堯稱則天而不
屈潁陽之高 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
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貌挺特陰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
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錮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大初之徒並出嵇
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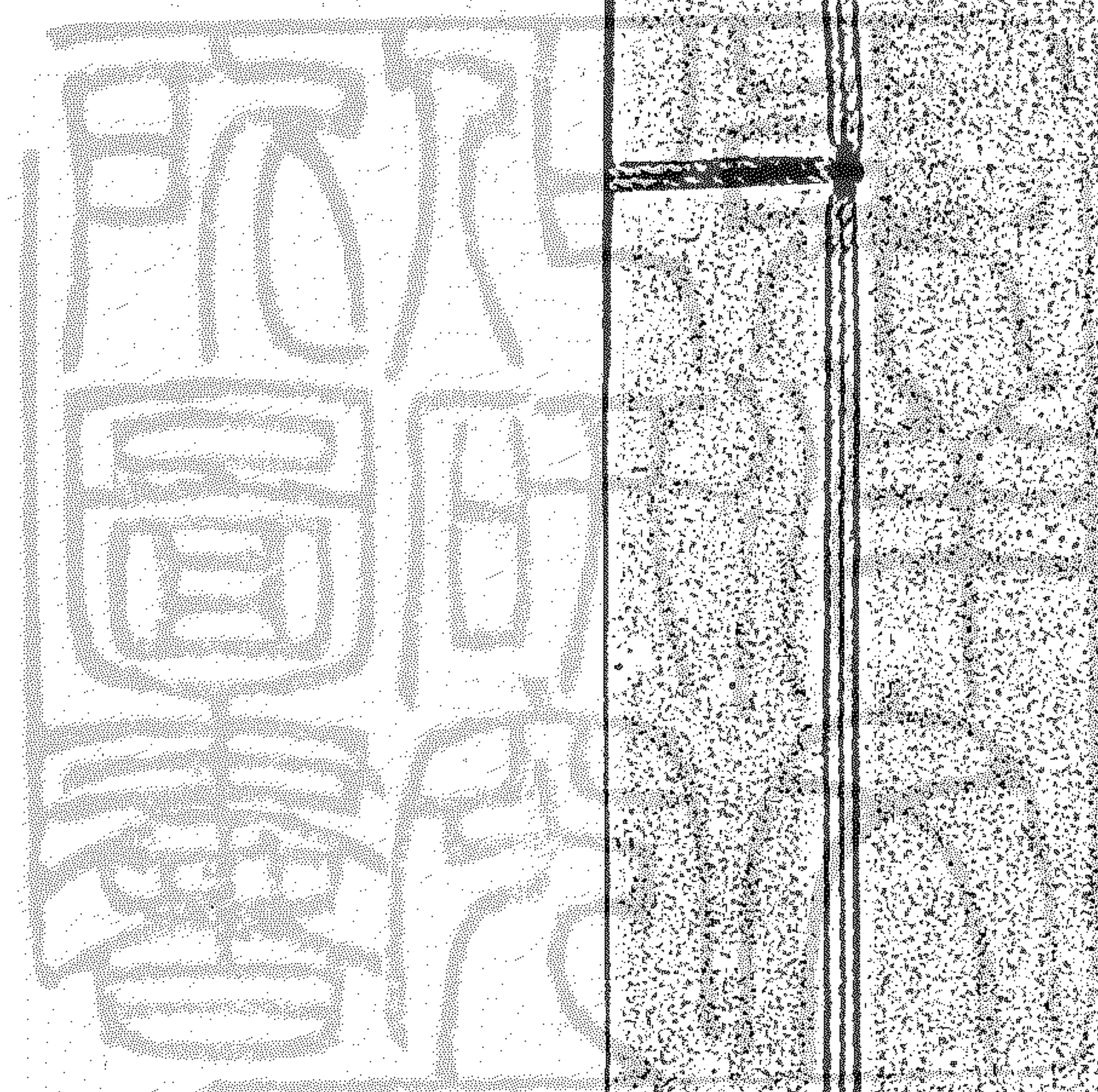
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精終於假塗
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
爲有金若率其旧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
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
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旣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
莫可歡引滿終自陶兀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
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
得其遊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宴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
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
慨恍當年蕭蕭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新入米三石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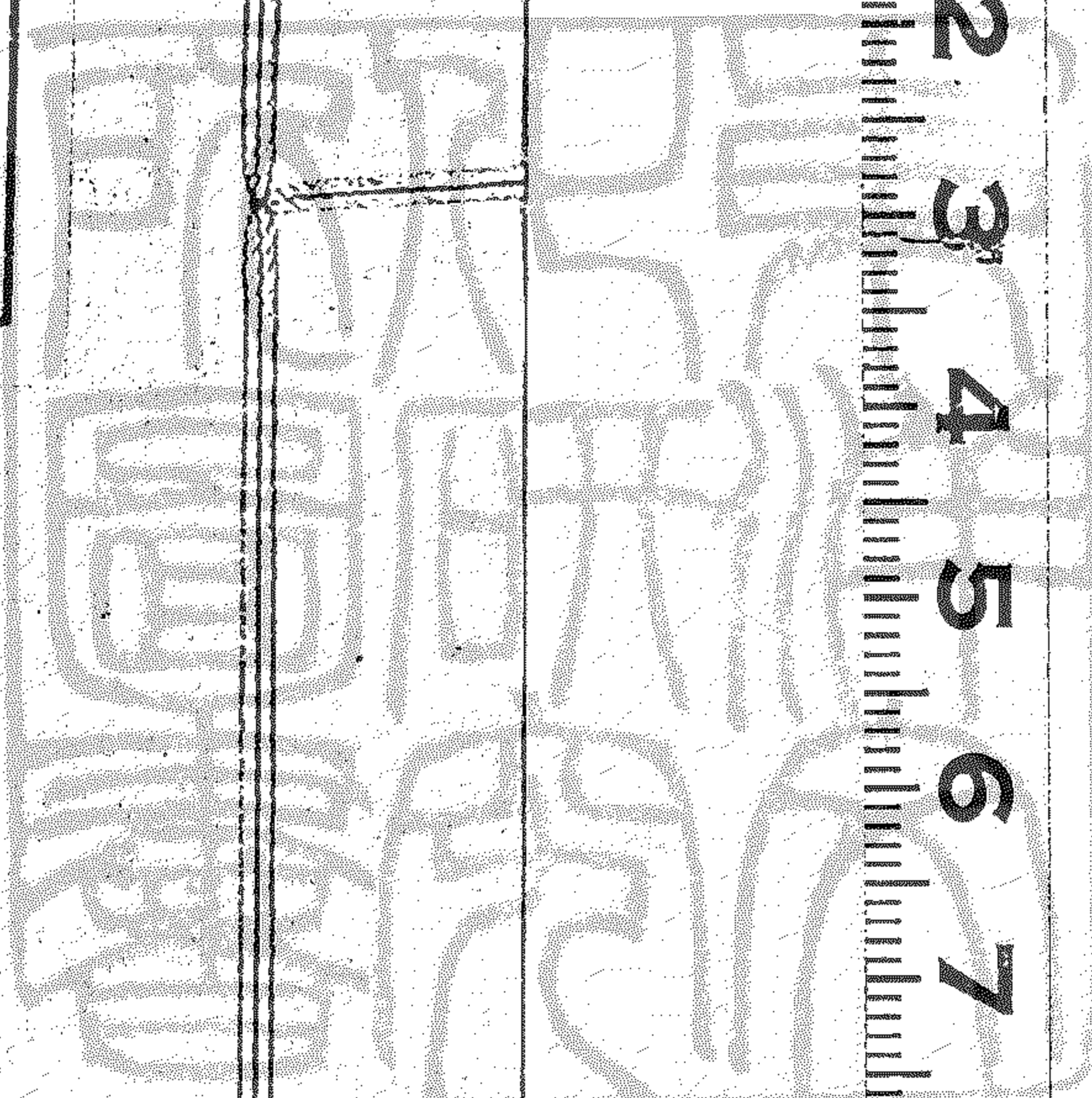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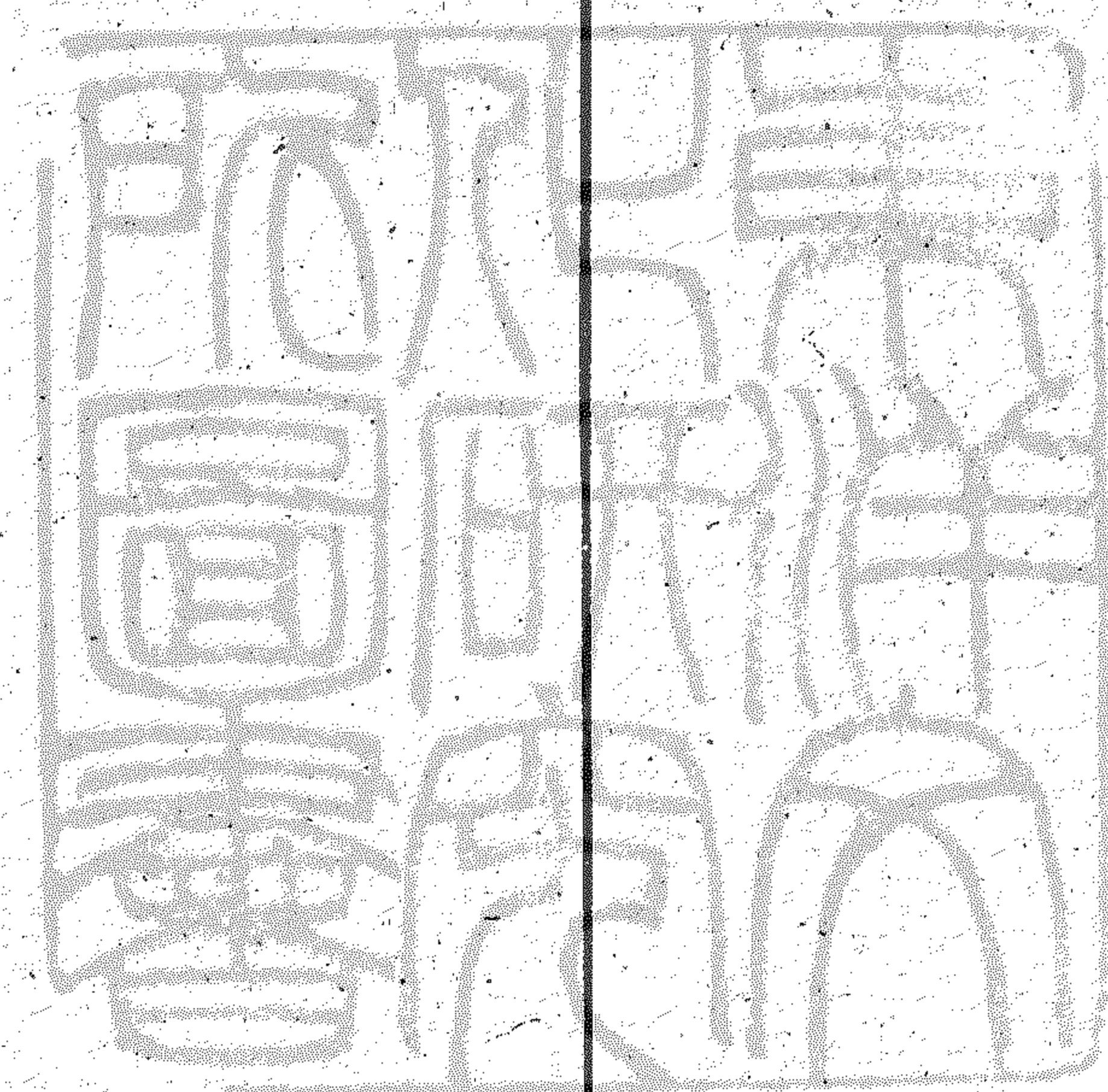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41

No.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八

禮部上 禮 祭祀 郊丘 宗廟 明堂 辟廱 學校

釋奠

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物理論曰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賓軍嘉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祗事謂祀之祭之享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也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叶偕老也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而爲制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槱燎四曰血祭五曰埋沉六曰醢辜七曰肆獻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蒸凶禮之別有五一日喪禮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礼荒人物有害之也三曰弔豐哀禍災遭水火也四曰禴禮哀圍敗同盟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也五曰恤禮哀寇亂鄰國相憂賓禮之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軍禮之別

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均其地政所以憂民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因田習閱車徒之數也四曰大役之禮以任衆築宮邑所以重民力彊也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正封疆以合衆人也嘉禮之別有六
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賑膳六曰慶賀 又曰太宰掌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 禮記曰禮也者體也禮不備謂之不成人 又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又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僣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又曰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又曰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貫四時不

改柯易葉 又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 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思有義有節有權 左傳曰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地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公皆有亡焉今朝賀而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回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莊子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枹梁楬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孫卿子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

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也 白虎通曰所以作禮樂者樂以象天禮以法地 家語曰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禮為大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 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為也文者人所為也人所為謂之禮禮者因人情而為節文也以救其亂 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禮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符日月為明 漢書曰叔孫通為高祖制漢儀十二篇 范曄後漢書曰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失得帝曰作令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令且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 自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一百五十篇 典略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於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楚荀况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

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臣愚弗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小人所不敬者歟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歟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祭祀

尚書大傳曰祭之為言察也薦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爾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禘新菜可為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蒸蒸進也進品物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焚之祭地曰瘞瘞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廋懸或廋或懸置之於山 廋音軌 祭水曰沉浮或沉或浮置之於水祭星曰布布散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遺象也是類是禡師祭也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馮莫架反 出詩雅也 既伯既禱馬祭也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祖也 廣雅曰圓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折祭地也 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說文曰除惡之祭曰禴告事示福曰禱道上之祭曰禘絜意以享曰禋以事類祭神曰禴祭司命曰祗 裨利反 祭豕先曰槽 似勞反 月祭曰粹 子內反 周官曰

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又曰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埋
沉祭山林川澤以鬯鬯音孚通勝也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
先王 又曰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陰是北郊 鄭注曰
周禮曰鬱爲蘭也煮之水鬯酒也 禮記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又
曰祭不欲數數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又曰孟春之月其祀
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
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
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曰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序月於西序
以別幽明內外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
竈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
二祀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曰或二戶或立竈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人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事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日月星辰

人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人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尚書
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王肅注云六宗者所宗者
皆絜祀之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
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雲祭祭水旱也 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穀
梁傳曰官室不設不可以祭者薦其義也非享末也 物理論曰古者專
祭重神祭宗廟追養也祭天地報往也 論衡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
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也 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
墉道廣五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後祭所謂蘭湯 尸子曰齋有貧
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
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孔叢子曰元和一年春帝東巡
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弟子作八代之樂大會孔氏男
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人 越絕書曰越王旣往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
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末世傳之萬載 漢書曰高祖微時聞魏公子
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

又曰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在南陽亦爲立祠 又曰初朱邑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賁夫其民吏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家鄉里其榮之 又曰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祠 又曰皇帝立黃老祠躍龍中爲壇綵色眩曜漢舊儀曰皇帝祭天紫壇帷幄高皇帝配天后堂下西嚮紺席也 左傳曰龍見而雩早祭也祈雨爲雩雪霜風雨之災則祭之 又魏武帝祠太尉喬玄墓文曰昔以幼年逮升堂室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要誓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夫何肯爲此辭哉 晉潘岳爲諸婦祭更新婦文曰潛形幽窺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

載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叙啓殯今夕祖行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儼執箕箒偕奉夕朝髮髯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晉殷闡祭王東亭文曰以少牢之奠敬薦東亭王侯之靈蓋聞朗鑑不塵精金能照君以珪璋資以明要少長風流舉契理調事擾皇家道在君子亮誠外內寄心萬里契同風雲義貫終始自昔索居荏苒于茲五載不覲何日不思嗚呼若人奄隨化遷古之遺愛猶或興言承凶愴痛慨然留連 晉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豫章太守殷君謹奠漢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資純玄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逍遙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負褐行吟軒冕不錫其樂時攜虛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之詠非夫超悟身名遁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爲重蘋藻是歆實過牲牢 晉王珣祭徐聘士文曰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歲器高栖確爾特立貞一足以制羣動純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茲遐路無由造敬係佇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祀昭

述宿心神而有靈儻垂尚饗 晉周穎文祭梁鴻文曰晉隆安四年陳郡周穎文以蒹藻行潦祠于梁先生之墓夫子邁霜性淳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牘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宋王僧遠祭顏延之逸驪獨征孤風絕侶 宋陶潛自祭文曰歲惟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疇能固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寂寂我行蕭蕭墓門奢耻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 宋謝延之祭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絜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日謹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荆理無不通事隔者

形尚想清塵舉風効誠超超夫子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靡嬰芳風如蕭清響如墳景矣行役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託憤睢陽靈封類墓丘塋榛荒幽幽神道爲有爲亡徘徊永念愴矣其傷 齊謝朓爲諸姊祭阮夫人文曰婉婉嬪德幽閑媚性眇史弘歲陳詩陳詠嘉言足題清暉可映契闊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遽傾芳木先落疇日交觴享也虛薦帶上先結握中遺扇迸淚失聲潸潸如霰 齊孔稚珪祭外兄張長史文曰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心則睿登臨象縣糠粃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琴 梁簡文帝祭戰亡者文曰降夫既旋功臣又賞班荷元勲蘇逢漏網校尉霑榮屬國蒙獎獨念斷魂長畢灰壤膏原染丹委骨埋泉徒聞身沒詎辯名傳 梁徐悱妻劉氏祭夫文曰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電碎春

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陳沈炯祭梁吳郡袁府君文曰夫宮鳴徵應響韻相趨桂馥蘭芬期臭在斯道合一朝豈忘千載日者明德世彥振纓王室坐嘯大邦顯治巨麗竊以不敏出宰句吳上郡下邑都城接雉雖王事靡盬無失豫遊窺洞庭於五湖登姑蘇於九曲身後之事一至於斯今者長樂未央已夾樗里之墓公宮魯庫非復少昊之墟成土一棺未知何託解劒祭漿轉增歔歔

郊丘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廣雅曰圓丘太壇祭天方澤太折祭地 周書曰乃兆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農皇先王與食 周官曰大宗伯掌大神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又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 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謂五帝及天日月星辰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受命之帝於南郊也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於北郊謂地神及社稷也 又曰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禮記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曰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 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又曰成王封周公於魯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戴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毛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公羊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又曰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漢書曰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大夫相譚奏言帝王之事

莫大於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
天於南郊就陽之義瘞地於北郊則陰之象也 又曰高帝入關問秦祀
何帝曰白青黃赤四帝上曰天有五帝而四何莫知其說上曰五待我爲
立黑帝祀曰黑時 漢舊儀曰漢法三歲一祭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
日祭天天神下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
祭五帝於雍時 又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上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
玉几玉飾器 又曰栢帝祭天居玄雲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三十
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
火栢帝就行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已來
所祭天之圓丘也 又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
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故以子道也祭白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
後漢書曰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遂於洛水西橋逢暴風雨導從輿部
車載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賀循上郊壇制度曰漢舊儀南郊圓壇八

陛於宮南七里北郊方壇四陛於城北四里依漢故事柴於壇二十步高
二丈大二丈 **賦** 晉郭璞南郊賦曰於是時惟青陽日在方地我后將受
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轡齊八駟列五幡於一元兮
靡日月乎黃屋矯陵鳥以偵候兮整豹尾於後屬爾乃造曠場戾壇庭百
寮山立萬乘雲縈延祝史肆玉牲登圓丘揖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
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於八維兮豐隆擊節於九冥祝融穆清而肅侍兮
陽侯澹以中停郊寰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
而會我羣辟蚩蚩黎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
不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橈柱廓清紫微電掃神宇風馬
桂林抗旌林圃五岳不足以題其勲九韶不足以贊其舞 **梁簡文帝**
南郊頌曰臣聞唯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宮弱
言之后含揆於蒼旻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皇帝之御天下也緯天
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言而已
肅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塵清世昇蒼兕無所用其武功運謚時雍鴛鴦咸

並修其文德玉門罷候紫塞沉烽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浴於仁壽於是隆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由是嘉祥破衆瑞發金人澤馬丹甌玉雞三角九尾四肩六足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闈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五達四通廓郊彌澤南瞻重岳北眺芒嶺東臨霸產西望舊壘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崑崙山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燭空懸紫殿仙宮霞褰鳥翥梁簡文帝上南郊頌表曰維周郊南甸土不伯之官徒設漢興北時賡格之道未隆而體元含極先後弗違典盛望通理通孝敬絜靜之禮載光禘郊之風斯洽昔東平琅邪著藻炎德臨淄山攝文魏美梁元帝慶南郊啓曰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虞門斯舞樂諧六變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宗廟

尚書大傳曰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釋名曰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

貌所在也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士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二廟庶人祭於寢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自祧以下皆廟又曰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又曰當七廟五廟之無虛主唯祫祭於祖爲無王爾又曰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玉豆雕簋爵用玉琖周禮注五歲一禘三歲一祫又曰凡賓客獻饗爵皆贊又曰凡灌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注云灌玉圭瓚也儀禮曰始虞用柔日哀某敢用玉絜桂剛鬣香合嘉薦說文曰宗廟之木主名曰柝白虎通曰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又曰位尊盛德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讓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祫合也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摯虞決疑注曰凡

廟之主藏於戶外北牖下有石函故名宗祏 五經異義曰謹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自然而也三歲一祫周禮也一禘疑先王禮也 論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栗敬也使人謹敬也 詩曰閟宮有恤注云閟禘禘陽之盛也姜嫄人所依故曰神宮 又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率以祀文王焉清者言有清明之德 又曰有王有林錫爾純嘏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漢書曰廟所以藏主則列昭穆續漢書曰祫合也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也禘以四月祫以十月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卑之義十月五穀登故骨肉合聚飲食 漢書儀曰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穆東面三年大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又曰皇帝會諸侯酎金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也 國語曰甸服者祀日祭月祀先王之訓者也 張方楚國先賢傳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修孔子廟孔子堂道有瓮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瓮訢曰夫子瓮皆皆有書故自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得素書焉 吳錄地理志曰會稽有禹

廟始皇配食王朗爲太守黜之 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爲幽州刺史尋洛陽破浚承制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楚辭天問序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怪物所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寫愁思 詩 梁簡文帝賽漢高廟詩曰日正山無影威斜漢屢迴瞻流如地望崑崙匹天台庾信至老子詩曰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溪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張正見經季子廟詩曰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金貴路松悲懸劒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 宋謝瞻經張子房廟詩曰伊人咸代工聿來扶興玉婉婉幕中畫暉暉天業昌鴻門消薄蝕坎下隕攬槍薊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宋鄭鮮之行經張子房廟詩曰七雄裂周紐道盡鼎亦淪長風晦崑崙潛龍動泗濱紫煙翼丹虬靈媼悲素鱗 宋范泰經漢高廟詩曰嘯吒英豪萃指搗五岳分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曠豈不偉奮臂騰羣雄壯力拔

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勇終必撓道勝業自隆 齊謝朓賽敬亭廟喜雨詩
曰執玉朝羣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孔蓋蔽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
繞鳳梁百味芬綺帳四望霑羽觴 梁簡文帝和蕭東陽祀七里廟詩曰
萬里實幽宗三神亦天構豈謂木石精斯乃山川守遠來太白旗遙徵青
鳥候以茲弗敬怠方知教應否 又漢高廟賽神詩曰玉軌朝行動閭闔
旦應開白雲蒼梧上丹霞咸陽來日正山無影威斜漢屢迴膽流如地脉
望嶺匹天台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 梁元帝祀五相廟詩曰石城寧
足拒金陣詎能追楚關開六塞吳丘入九圍山水猶縈帶城池失是非空
餘壽宮在日暮舞靈衣 梁庾肩吾漢高廟詩曰昔作唐山曲今承紫貝
壇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又亂後經夏禹
廟詩曰金簡泥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爲魚微此功林堂上偃蹇
山殿下穹隆侵雲似天闕照水類河宮神來導赤豹仙去擁飛鴻松龕撤
暮俎棗徑落寒叢仙舟還入鏡玉軸更乘空去國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
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申胥猶有志荀息本懷忠待見櫓槍滅歸來松柏

桐 周庾信至老子廟詩曰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溪盛丹須竹節量
用刀圭行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又西門豹廟詩曰君子爲利博達人
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恭聞正直祀良識佩韋心容範雖年代
微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牕臨鶴飛疑逐舞魚驚似聽琴漳流鳴
磴石銅爵影秋林 陳陽慎從駕祀麓山廟詩曰聖德憂民敷麾旆謁山
靈畫航泛北渚文馬侍東平春浦戈鋌照寒林饒吹鳴依倚長安驛蕭條
都尉城井泉能共動江帆得分行牕幽細網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鷺
軒樹已遷鶯非非蘭俎馥淡淡桂樽清銀堂日影盡玉座舞衣輕 陳張
正見行經季子廟詩曰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劍
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奏無人知 隋江惲下山楚
廟詩曰蘋藻祈明德倚棹息岩阿忽聽鳥鳴曙非復楚宮歌閑階雜宿薺
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晚桴鼓自相和威祀流百世英威言幾何 又攝
官梁小廟詩曰疇昔遊衣所今日薦櫻時憲章誠有革歲月遂難思故人
獨之子官聯更在茲虛簷靜暮雀洞戶映光絲平生復能幾語事必傷悲

魏陳王曹植孔子廟頌曰修復舊廟豐其薨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端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宋謝惠連祭禹廟文曰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融神且略薦乃昭其忠梁王僧孺武帝祭禹廟文曰惟帝稟圖上昊貽則下民五聲窮聽四乘兼往輕璧借景旣捨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事深罪已憑舟靡懼義存拯物盛業方來遺神如在愛被昆蟲理有好生之德事安非素固無厚味之求是用黍稷非馨蘋蘩以薦克誠斯饗憑可吉

明堂

釋名曰明堂明堂高顯貌也大戴禮曰明堂者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惣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周禮曰夏后氏大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有九尺之進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五經要義以大室經爲太室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牖四達在國之陽相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郊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黃圖曰明堂者明天地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所以異水名同事其實一也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室階各有所居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舜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匡武王有靈臺之候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氣統萬物也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許慎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

之陽七里之內堂牕四闔以地就陽位也 五經釋例曰告朔行正謂之明堂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封岱宗立明堂於太山汶上 禮論曰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往合和蒿茂大以爲宮社名爲蒿宮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崇有德章有道也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悌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 上之霧露不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 家語曰孔子觀平明堂觀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 又曰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之國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而問孤獨自欲以今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也 漢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屋屋通水水圜宮恒爲複道上有樓從西而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正月拾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東觀漢記曰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以即明三事不同也

前黃圖云同一物也

梁元帝和劉尚書兼明堂齋宮詩曰質明攝上

宰詰旦乘軒輶四圭邱蒼玉六變舞雲門香浮鬱金酒煙繞鳳皇樽新花臨御陌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斯道魏能論後漢李元明靈臺銘曰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上陽牕闔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謹關梁

辟雍

說文曰辟雍天子饗飲處也 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又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類宮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類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行禮樂宣德化辟者象璧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相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園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甘露二年幸辟雍命羣臣合賦詩 後漢李尤辟雍

賦曰辟雍巖巖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爲梁神聖
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羣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遝延忠信之純一
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戴甫垂畢其
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僖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
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龜晉傳玄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親枉萬乘之
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
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
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勅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嘒
嘒笙磬嚶嚶鍾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
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陳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臣聞天大
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交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
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
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
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曜儀天以行三善麗極以照四

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
羽儀衣冠隼的惟善爲樂造次必儒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
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撫衣即席對揚天人開闢大訓清言旣吐精義入
神副德爰動音鋒起問難泉涌辯論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
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晏忸其訓詁穆穆
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事興史
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廙逞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
才敢爲頌曰皇運勃啓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旌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
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
道黃金賤競沐泗興業闕里增榮

學校

物理論曰學者植也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禮記曰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周官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一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爲惡逆尚書大

傳曰稷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學十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漢書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三輔舊事曰漢太子在長安門東書杜門五經博士貢弟子萬餘人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東就陽位也去城七里東爲常滿舍舍之北爲槐市列槐樹數百行爲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且市各持其羣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論義槐下東觀漢記曰光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上始帥羣臣養三老於辟雍郡國縣道行飲酒禮于學校 魏名臣奏曰蔣濟奏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晉諸公贊曰惠帝時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任豫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經火災蜀郡太守高朕修復繕立圖畫聖賢古人像及禮器瑞物 後漢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

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天以和聲採言於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序我俗既寧神樂民則嘉生乃繫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旣沒賴茲舊章我禮旣經我樂旣馨三事不叙莫識其形 魏陳王曹植學官頌曰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日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誠過庭之言子弟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陵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 已志 魏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曰有漢荊州牧曰劉君稱曰於先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爲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特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無悖然後太階平焉 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乃

命五業從事宋哀所作文學延朋
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
載之間道化大行者德故老綦毋
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摠角
疊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
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
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不繇厥繇伊
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
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
皇穹聲被四宇後漢李尤太
埽秦之弊褒建儒宮廣置異記開
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
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
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旗卷舒
日不暇給遂今學校荒蕪講誦蔑
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
于地今王略遠覃華域清晏仰風
之士日月以興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

蒙選被儒官弘振國學宋鄭鮮之請立學表曰至於洙泗之教洋洋
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頽
業以廻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 梁簡文
帝求寧國臨城二公入學表曰臣聞瞻彼緝孤旣次良治相諸荀玉猶符
他山故沮渙之水可居鄒魯之鄉爲貴下帷投斧昔人以爲精力并竿委
麥先哲以爲美談伏惟陛下弘至德之微言闡無爲之妙說話郊講道不
勞賈生之議就陽落位無待公王之圖願得齒年國胄隨肩選造 梁元
帝請於州立學校表曰臣聞公官之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
濩旣舞羽籥之道行焉黨塾茲備離經之志辯焉故不升嵩霍豈識乾行
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洎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鏡羣言爭亂諸子
相騰書則夏侯歐陽易則神翰道訓詩乃齊魯 毛韓傳稱鄒左張夾禮有
曲臺王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
而導九州容成爲曆典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黃鐘之琯撥亂反正經武
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庖厨百家異饌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

豈能暴以秋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梁王僧孺爲蕭
監利求入學啓曰竊以矯首伺飛不如修式宛足念遠莫若驅驢故樸斷
成於丹雘修蕩資於栝羽敢因葦末有志庠均爲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
微流梁任昉求爲劉瓛立館啓曰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
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干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
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隳戎寶曆遷於干越
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
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室衢塾側有朋
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獻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
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徧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
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黌塾簿藝桑麻粗創茨宇晉湛方生修
學校教曰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
豈不在茲梁元帝召學生教曰閣下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
不朽以爲盛事況吾親承天旨聞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

釋奠

禮記曰凡欲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天子親學大
鼓微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適東序釋奠于先
又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釋奠即舍菜舍菜即祭菜然則
國子入學以蘋蘩告誠祀其師以示敬道也菜芹之屬又曰天子乃獻
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天子乃率公卿親往視之注云樂官
之長也命舞者順方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奠於先師夏小正月二
月丁亥方用日丁亥考吉日也萬者千戚舞也學者大學也晉博士戴
邈議曰周禮大胥之職掌國子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領
學合聲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代以來釋奠先師唯饗仲尼不及公旦
何也馮荅曰若如來之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公乎宋顏延
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
夙知降從輕志正殿張延司分簡曰尚度函丈承疑奉帙獻終襲吉即宮
廣宴堂設象庭庭宿金懸台保兼徵皇戚此音着乾酒澄端服整弁齊

竟陵王蕭子良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霜輕流日風送夕雲雕檐結綵綺
井生文四連合旨八簋舒芬齊王倫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禮惟國幹
義實民端身由業澡世以教安金鋒乃器水術伊瀾漸芳則馥履米固寒
聲宗務時類宮善誘咨此舍生躋彼仁壽淳移雅缺歷茲永久遊藝莫師
獨學誰友三兆戒辰八鸞警旦禮遇仁周樂超英漢神保爰格祝史斯贊
梁任昉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在昔歸運阻亂弘多夷山製宇溫海爲家
風雲改族日月增華惟神知化在物立言樂正雅頌咸被後昆告奠明祀
觀道聖門日月不息師表常尊一采沈約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復禮曲
臺反樂宣榭闕文內舉輜軒外駕結朋千里從師百舍隊典必從闕祀咸
薦廻鑒獻爵擬金委奠肆士辯儀胥人掌縣髣髴神蹤徘徊靈蹕又爲
南郡王侍太子釋奠宴詩曰陵季相公訓隨世殆政缺雅乖風離化改禮
二枉席樂沉河海三雍靡構四教誰採瞻震並峻義屬重麗橫書清道晦
彼生知晉傳咸皇太子釋奠頌曰生而知之上于皇儲以能而問處
實若虛爰雕聖章玉采是敷乃備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

晉潘尼釋奠頌曰三光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冗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
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聖容穆穆侍講閭闔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採
幽窮賸溫故知新曰皇儲后體神含幾兆吉先見知來動微文晉庾亮
釋奠祭孔子文曰維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聖明靈
詩書煥於唐虞憲章盛於文武然後黎民時雍彝倫攸敘幽厲頹構玉繩
絕紀高岸爲谷六合錯否上凌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耻公以玄聖之靈
應感圓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夫子既沒洪範垂流秦雖慢道漢聿孔修
洎我皇晉仰欽大猷宗聖既建遐宵俾侯令月言辰祇陳大禮馨管鏘鏘
威儀濟濟嘉奠既設欽若靈規心存鳳德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鑒在斯
梁元帝釋奠祭孔子文曰粵若宗師猗歟乃聖惟岳降神惟天所命上善
如水至人若鏡又祭顏子文曰欽哉體一惡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
鱗不先稱寶席上爲珍致虛守靜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梁陸
倕釋奠祭孔子文曰於惟上德是曰聖真克明克俊知化窮神研幾善誘
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博化光離經辨志濟濟洋洋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九

禮部中 巡狩

籍田 社稷 朝會 燕會 封禪 親蠶

巡狩

禮記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
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畢竟也所以至四嶽者盛得之四方之中能興雲
致雨也 又曰天子五年一巡狩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
惡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云巡狩所以布德展義 周禮曰職方氏掌
天下之圖王巡狩則戒于四方攷職事無不敬戒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
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
白虎通曰巡狩所以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
其中也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漢書
曰元封五年冬行南巡至于盛唐望祠虞舜于九疑登天柱山自尋陽浮

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從陽而出作盛唐從陽之歌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至岱宗祀玉帝於汶上 黃帝太一察推曰欲先知巡之年當視太一與白在四維之歲為狩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宮帷下唯此時施行 摯虞新禮儀曰魏元氏巡狩故事新禮守方岳柴望告至設壇諸侯之觀者乃摯皆如儀而不建旗臣虞謹按觀禮天子各建其旗旌章所以殊爵命視等威也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 三齊略記曰堯山在廣國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為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隋虞世基和幸江都詩曰南國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觀遵時豫順動悅來 蘇安流進畫舫戒道費金吾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陔 被荆吳沐道咸知讓恭義父成都冬律初飛管陽鳥正銜蘆嚴飈肅林蕝 暖景澹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動巴歛多幸霑行葦無庸類散樗 又曰巡遊光帝典征吉乃

文先澤國翔宸駕水府汎樓船七華紫長薄二翼亘通川夙興大昕始求衣昧旦前澄瀾浮曉色遙林卷宿煙晨霞稍含景落日漸虧落過塘響歌吹極瀟望旌旂方陪觀東后登封禪肅然 賦 漢楊雄甘泉賦曰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泰畤雄從上甘泉故述斯賦惟漢十世將郊上玄乃命羣僚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八神奔而警蹕兮飛蒙茸而走陸梁焱駭雲迅奮以方攘泮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帥爾陰閉雲然陽開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臨高街之崿嶷超紆譎之清澄據軫軒而周流忽軼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璧馬犀之璘璠歷倒景而絕飛梁浮蟻蠓而徹天曳虹彩之流離颺翠氣之宛延排玉戶而颺金鋪發蘭蕙與芻蕘靡薜荔而為席折瓊枝以為芳吸青雲之流霞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攀璇璣而下視行遊目乎三危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樵蒸焜上配蒸四施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羣神由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登長平兮雷鼓磕度三蠻兮偁棠梨雲飛揚兮

雨霧霈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園丘隆隱天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
上天之緯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來祇郊裡神所依兮輝光炫耀
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又幸河東賦曰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
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畢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
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
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乃撫翠鳳之駕馳光影
之乘棹奔星之流旃攫天狼之威弧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逐旂義和
司日顏倫奉輿樂往昔之遺風喜虞舜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盼隆周
之大寧叱風伯於南北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廓蕩蕩其無雙
後漢班固東巡頌曰竊見巡狩岱宗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
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仍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
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翽六龍較五輅齊百僚
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又南巡頌曰惟漢再命系葉十一帝典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

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裕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憑列宿而
贊元後漢崔駰東巡頌曰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迪厥倫矩坤度
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
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于時典司耆耆載華抱實道爾而造曰盛乎
大漢世增其德此神人之所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
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駟間路馬戒師徒
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
哀胡耆之元老賞孝行之峻農後漢馬融東巡頌曰允迪在昔紹烈陶
唐殷天衷克播光若時則運璿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
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襲從
南征**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
時而詠八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械櫜增
構烈火燔然暉光四煬焱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煙冒雲珪璋戔戔犧牲絜
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匪變神祇並存**後**

漢張衡東巡誥曰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率羣
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
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為天地主懷慄翹翹百僚萬機心之謂矣孰朕之勞
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於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
寔願先帝載厥太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違
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趾
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籍田

說文曰帝籍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籍 毛詩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
稷也 周官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
又曰甸師率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禮記曰孟春之月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
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反乃執爵于太寢命曰
勞酒 又曰天子耕於南郊諸侯於東郊 又曰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

紘躬執耒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也諸侯百
畝冕而青紘 梁五禮籍田儀注曰其田東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為千畝
天子耒耜一具九卿耒耜九具立方壇以祠先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
升壇公卿耕訖耨天下種籍田千畝亦曰帝籍亦曰親耕亦曰王籍 又
曰東耕之日親率公卿戴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
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於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
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先時九日太史
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即以告王王即御事王耕一耨班三之庶人
終千畝王不聽師敗於姜戎也 論衡曰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
二執耒鉏錢或立土牛象人土牛耒畢而耕也從氣應時示帥下也 漢
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其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東觀漢
記曰永平十三年二月耕籍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
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乎亦非文王 宋顏延之侍東耕詩曰

題封經地域辰角麗天節浮藹起青壇沈
臆發紺耦草服薦同穗黃冠獻
嘉壽 宋謝莊侍東耕詩曰肅鑣奉晨發
恭帶廟朝聞仙鄉降朱藹神郊
起青雲陰臺承寒綵陽樹迎初薰觀德欣
臨籍瞻道樂遊汾 梁武帝籍
田詩曰寅賓始出日律中方星鳥仁化洽
孩蟲德令禁胎天耕籍乘月映
遺滯指秋杪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
觀寶著遐篇豈如春路動祈穀重民天
嘉瑞銅雀應豐年不勞鄭國雨無榮鄴令
田 陳張正見從籍田應衡陽
王敎作詩曰帝京惟赤縣神居應紫微塗
山萬國仰滄海百川歸東郊事
平秩仲月祀靈威含光開早扇閭闔啓朝
扉 其洛城鍾漏息靈臺雲霧卷
森森虎戟前藹藹鑾旂轉屬車遊絳闕風
鳥度丹巘帳殿幸金輿旌門擁
玉輦其玉輦帶非煙金輿映綠川雨師清
遠路風伯靜遙天分渠通沃野
激水入公田草發青壇外花飛蒼玉前
其蒼玉臨珪壁青壇躬帝籍冒極
乃三堆齊衡均百辟蘭場儼芝駕桂圃芳
瑤席山禽韻管絃野獸和鍾石
其鍾石既相和江海復無波梁客簪裾盛
陳王文雅多修塗參弱駘喬木

間輕蘿幸承溫吹末擊壤自為歌
其晉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
正月皇帝親率羣后籍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濬畿野廛歸
封人墮宮掌舍設 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黝以雲布沃野墳臑膏壤平砥
清洛濁渠引沆激水葱牕服于縹輶紺轅綴於黛輶儼儲駕於廩左俟萬
乘之躬履襲春服之萋萋接游車之麟麟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
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麟萃閭闔洞啓
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種桂之種司農撰播植之器天子
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鐸鎗綃紉絳表朱玄於離坎飛青鑄於震兌中
黃暉以發暉方綵紉其繁會震震填填以幸平藉田蟬冕頽以灼灼碧色
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若茂松之依山巔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
耦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躡踵側肩椅裳連袂黃塵為
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平康衢謳吟乎聖世
有邑老田父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
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之盈溢固堯湯之

用心而存救之要術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誦日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古人有言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希矣逮我皇首實先斯道儀形乎千萬國愛敬盡于祖考。宋任豫籍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緬彼帝籍百有餘年映至德於盛位儼列畧於微辰紆汾陽以昧旦信堯心而禹勤史奉載耜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膏壤千畝與式既同區勢平易畎陌脩通提攜丘澤眺嶺面松。隋江總勞酒賦曰在陽春之仲序覽具物之芳菲帥公卿而播百穀親耒耜而命三推開青壇於迴甸列翠幕於清沂乃遵執爵之典爰降食苹之譙豁朱鳥之高牕啓黃龍之抗殿奏帝鴻之萬舞動鈞天之九變顧曲私之亭育遞寒暑而徂遷謬陳力而策駘豈酬恩於暮年。齊謝朓為隨王粲東耕文曰穀躔星景穡表蹈先八政奚首六府茲宣弊嗟非國登頌有年一夫或怠望歲誰天。梁元帝祭東耕文曰三農九穀為政所先萬箱億庾是曰民天繫稱斷耜書美厥田花開杏樹凍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翳胥樂甘雨祁祁遂及我私我私之孰表裏提福提福中田歲取十千是蔗是袞登頌有年。梁元帝慶東

耕啓曰伏惟陛下勅授民時造惺籍圃漢之元鳳未足捧羈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從卽事未由周南留滯伏深戀仰。魏陳王曹植籍田論曰春耕千籍田卽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卽野此亦寡人之允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藿具蔚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蔬則臣等小大咸取驗焉。又曰對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蠋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蠋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禹堯非堯之蠋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蠋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蠋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於齊魯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有蠋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侵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

亦君子之竭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
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為荒
蓋豐年者期於必收豐修道亦期於沒身也

社稷

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潤不可盡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
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以祭之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禮也
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社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
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又曰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墉北日用甲
用日之始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
載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又曰王為神農
姓立社曰太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曰侯社

大夫以下置社左傳曰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
對曰少皞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
蓐收脩及熙為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四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
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又曰宋使邾文公用
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
用大牲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民神之主用人其誰饗之尚書曰海
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以為社建諸侯則割方色
土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也又曰湯既
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
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委宜社稷以稷代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又曰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各一注云告社稷用太牢也周書曰
諸侯受命于周乃建立太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
中央燾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

土于周也 周官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大宗伯掌以血祭祭社稷 又曰封人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營之或曰暗恐犯之故營也 尚書逸篇曰北社惟松惟柏 南社爲梓西社爲槐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地報功也社稷所以有樹何所以表功也 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故死而爲社周棄作稼穡死而爲稷 又曰夫窮鄉之社叩甕拊缺相和而歌曰以爲樂也常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夫甕缺之足羞也夫至道之諭亦學者之建鼓也燕鄉之社易爲黍肉燕國之稷易爲求福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論衡曰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絕於天地夫春秋藩社周以爲戒 漢書曰高祖時天下已定詔御史宜於豐治粉榆社嘗以春羊羖祀之 又曰社者土地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

執祭者爲之主禮 毛詩曰乃立冢土 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漢書曰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饗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又曰陳平旣娶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曰廣里中社平爲之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又曰樂布吳軍時以功封爲俞侯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樂公社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于帝籍蠶人受社雍祭以沐蠶種上幸乃射里社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豐 漢舊事曰天子太社以五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色立社於其國故曰受茅土 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初探試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芳名至瑒七世顯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迎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去門二里白社有牛馬市卽嵇公臨刑處也 伍輯之從征記曰臨沂厚丘間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鄆子處相承崔貧人命齋絮祭時縛着社前如見牲犧魏初乃止 荊州圖記

曰鄭縣東百步有縣故城縣南里名伍伯村有白榆連理樹異根合條高四丈餘土民奉為社 湛方生盟文曰仰推先王建社之義俯從詩人匍匐之儀遂藝樹立壇結誓明神 晉張華朽社賦曰高柏橋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遇之則已朽意有緬然輒為之賦因以言衰盛之理云爾伊茲槐之挺植于京路之東隅得託尊於田主據爽塏以高居垂重陰於道周臨大路之通衢饗春秋之所報應豐腴於無射歷漢京之康樂踰喪亂之橫逆朱夏當陽翳藹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輶軒停蓋輕輿託陰吉人向風而祛袂王孫清嘯而啓襟晞甘棠之廣覆福喬木之無陰 魏陳王曹植社頌曰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仁古德配帝皇實為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曰柱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脩敘 宋何承天社頌曰余以來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為此文實惟陰祗稷為穀元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寔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喜雍唐堯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植作又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勤庸勤庸伊何厚

載生民倉廩既實神節斯因人亦有言物用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 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義我二社列幹比殖歲云其秋畧漏均程牲牢 既絜嘉薦惟馨

朝會

禮記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周禮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又曰王執鎮圭 以四鎮圭為飾 公執桓圭 信即身也圭上作人身 伯執躬圭 亦子執穀璧穀上以養人男執蒲璧蒲者為席以安人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鵞工商執雞 璧上作蒲草 又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注云圖考績也 傳曰凡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 又曰宣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 百朝而獻功注云獻其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也 又曰子產相鄭伯如楚僑聞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又曰蘧啓彊對楚子曰朝聘有圭享頻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 又曰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

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著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 又曰莊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會則五時服庭設金石武賁旄頭文衣繡尾 又曰宴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旄頭之衣鷩尾以列陛譙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宿衛列仗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 白虎通曰凡臣見君必有贊贊者質也致已質誠也公侯以玉爲贊者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也大夫以鴈爲贊者取其飛成行立成列也士以野雞使其不可誘之以食脅之以威畢死不可畜也又諸侯相聘爲相尊勞也朝聘天子更以所尊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又曰聘者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行聘禮 又曰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 春秋說題辭曰諸侯執政各來朝講文德禮讓制法四方

尚書曰既月乃日觀四嶽羣牧注云既盡也觀見也言昇日盡正月乃見羣牧 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尚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注云觀四方諸侯各於其方嶽之下大明考績漢書曰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是叔孫通就其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次奉賀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舉不如儀者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 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陪觀宗室諸劉雜會皆冠兩梁冠皂單衣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向坐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作九賓撤樂 又曰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爲起住入太常任車曰皇帝爲羣公起天子坐方前進 又曰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坐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懽會帝責之曰昔禹會

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氏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歡豫王公卿士各奉禮稱慶其於東堂小會設樂使加於常五月庚寅御臨軒大會於太極殿前四方賀使國子太學生司徒吏副將以上及吳降將吏皆與會詔引歸命侯孫皓上殿稽顙陳恩謝罪稱萬歲 又曰太常張華止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今拜公於太極殿亦宜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又曰穆帝升平二年正月朔朝會是日賜衆客醪醕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著遠遊冠絳紗襪登輿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傳二傳交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在前少傅訓從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魏陳王曹植應詔詩曰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西濟關谷或降忽升駢騶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燕寧前驅舉燧後乘抗旌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梁簡文帝守東平中華門開詩曰脂車向馳道揔轡息中華落

關猶待漏文戟未通車薄雲初啓雨曙色始成霞壑流鋪紫若城風泛橘花絃誦終無取顧已自懷嗟 梁何遜早朝詩曰詰旦鍾聲罷隱隱禁門通遽車響北闕鄭履入南宮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通風胥徒紛繹騶御或西東 周王褒入朝守門開詩曰鳳池通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警曙銀啓未開闥壘暗城無影晴新路不塵屯兵引畫劒騎吹動班輪徒知御肴藻抽辭殊未申 隋江總荅王均早朝守建陽門開詩曰金兔猶懸魄銅龍欲啓扉三條息行火百雉照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 陳王曹植請封元正表曰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又謝得入表曰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曬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日希庭燎心存泰極

燕會

周官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言四方之賓客來聘王爲設饗燕之禮 毛詩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常棣燕兄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又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也親親以睦

友賢不棄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 左傳曰魯文公卽位衛侯使大夫甯武子聘於魯魯文公與武子燕爲賦湛露及彤弓之詩 又曰衛侯燕莒成叔甯惠子相莒成叔傲甯子曰莒成叔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今子傲取禍之道也 韓詩曰不脫屣而卽度謂之禮下跣而止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謂之醺閉門不出客謂之酒 禮記曰奠酬而升歌發德也注云以詩之義明賓主之禮 又曰諸侯宴禮俎豆牲醴薦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漢書曰高祖十二年擊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悉召故人父老諸母樂飲道舊故爲笑樂上留帳飲三日召沛中兒百二十人上擊筑歌大風 東觀漢記曰建武三年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九年幸汝南頓正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年 魏書曰文帝爲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父老設樂使百戲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丞相愀然作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爲人

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尤爲高祖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集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云尚書郎鄭鮮之詣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 詩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詩妙入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轍轅長苦辛 魏陳王曹植公宴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又侍太子坐詩曰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氷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又與丁廙詩曰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嘔肴來不虛滿觴至反無餘 魏應瑒公宴詩曰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辯論釋常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魏劉楨公宴詩曰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

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樹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
其花菡萏溢金塘珍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魏王粲公宴會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歲稔涼風徹蒸暑清雲卻炎暉
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棖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常聞詩人語不醉且
無歸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弈世不可追 魏陳琳宴會
詩曰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玄鶴浮清泉綺
樹煥青蕤 晉武帝華林園詩曰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
春思文聖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及衆臣其其慶
惟何錫以帝祉肆覲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
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其 晉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曰間夜命歡友
置酒迎風館齊童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人生無
幾何爲樂常苦晏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 又皇太子賜宴詩曰明明
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形在昔微言時宣福祿
來格芳謙降貴肆敬下臣肇彼先驅翻成嘉賓 又侍皇太子宣猷堂詩

曰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暉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沖深天姿玉裕三正迭
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暉旣渝素靈承
祜三后始基世武丕丞協風傍駭天畧仰澄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
晉世篤其聖明明隆晉茂德有赫 晉王讚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詩曰疊
疊聖胤繼明重體樂此常棣其甘如薺我有嘉宴以洽百禮煌煌同族謁
謁王僚惟中惟外如瓊如瑤湛湛朝雲德靡不覆玄黃所綴文成綵繡政
以神和樂以安奏一人有慶萬邦是祐 又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
詩曰於明聖晉仰統天緒易以明險簡以知阻研彼羣慮俾侯授土郁郁
三王祗承皇命睹離鑒親觀禮知盛皇儲降會延于公姓瞻彼行役並憩
同林分塗殊軌靡不迴心 晉陸雲侍大將軍宴詩曰茫茫宇宙天地交
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暉峻朗翠雲崇靄晃冉振纓藻服垂帶祁祁臣
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俯覲前客仰瞻玉容天錫難老如嶽之
崇 宋鮑昭侍宴覆舟山應詔詩曰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式馳
路羽蓋宣遊神居旣崇盛巖險信周流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 梁

王僧孺侍宴景陽樓詩曰金鋪燦可鑒桂棟儼臨雲霑觴均飲德服道驗
朝聞詎論禹無間非恥堯為君小臣亦何者短翮屢追羣 又侍宴詩曰
麗景屬春餘清陰澄夏首交枝隱脩徑迴流影遙阜徒為轢輕筠移鑾拂
高柳去矣勞茂績勉哉報嘉誘小臣良不才涓塵愧所守何用勝彫斲譬
木良如朽 又侍宴詩曰迴輿避暑宮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微商
雲散蔓草亘巖垂高枝起天半迴風稍驚木落光漸斜岸妙儻駐行雲清
歌入曾漢碎顏暢有憚德音良已粲 梁庾肩吾侍宴詩曰沐道逢將聖
飛觴屬上賢仁風開美景瑞氣動非煙秋樹翻黃葉寒池墮黑蓮承恩謝
命淺念報在身前 又侍宴詩曰副君時暇豫曾城聊近游清池寫飛閣
踈樹出龍樓北陸氷方壯西園春欲周梅心芳屢動蒲節促難抽徒然頌
並命無以廁應劉 又侍宣猷堂宴湘東王詩曰陳王驂駕反副后西園
遊並命登飛閣列坐對芳洲桂巖逢暮序菊水值窮秋竹徑簫聲發相門
琴曲愁徒奉文成誦空知思若抽 梁劉孝綽侍宴詩曰清宴延多士鴻
漸濫微薄臨茲出蕙樓望辰躋茵閣止征切雲漢晚眺周京洛城寺鬱參

差街衢紛漠漠禁林寒氣晚方秋未搖落皇心重發志賦詩追並作自昔
承天寵於茲被人爵選言非綺綃何以儼金腰 又侍宴詩曰茲堂乃峭
嶠伏檻臨曲池樹中望流水竹裏見攢枝欄高景難蔽岫隱雲易垂邂逅
逢休幸朱躡曳青規丘山不可荅葵藿空自知 又侍宴集賢堂應令詩
曰北閤時見啓西園又已闢宮屬引鴻鸞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
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坐陪瑤席綢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醪壺人告漏晚
煙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 又陪徐僕射晚宴於兒宅詩曰
天君追宴憲十日遞來過築室華池上開軒臨艾荷方塘交密筍對雷接
繁柯景移林改色風去水餘波洛城雖半日愛客待驪歌 梁江淹擬魏
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飄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
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蕭蕭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
賓還城邑何用慰我心 陳徐陵侍宴詩曰園林才有熱夏淺更勝春嫩
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恩豫下席應阮獨何人 隋江總賦得置酒殿
上詩曰三清傳旨酒柏梁奉歡宴霜雲動玉葉凍水踈金箭羽箭響鍾石

流泉灌金殿盛時不再得光景馳如電

封禪

禮記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成也祭天告以成功也河

圖真紀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甫易姓奉度繼崇功 河圖會昌符曰漢太

興之道在九伐之王封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甫退考功 春秋含茲

子曰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係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父

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封太山禪梁

甫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顓頊封太山禪

神農封太山禪云炎帝封太山禪黃帝封太山禪云黃帝封太山禪亭帝云封太山禪

云堯封太山禪禹封太山禪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周成

王封太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

鳥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即帝位徵

齊魯儒士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

草木始皇上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封藏皆秘代不得而記也

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 又曰封禪則

不死黃帝是也儒者皮弁薦紳射牛封大山如郊太一之禮 又曰李少

君上言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以加祀皆至太山其夜若有光晝有

白雲起封中 白虎通曰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報

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也 又曰易姓而王必升封太山報告成 又曰

或封禪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金印或曰封禪封之以金印 孝

經序金決曰封乎太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功 尚書中候曰昔

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臻未可以

封鄭玄注云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鯨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然猶躡梁

父登太山建昭號施尊名俾萬代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 封

禪儀注曰持禮三十人上發壇上十石函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

禮覆石函尚書令封上石檢亦治以金繩泥雜用四方土各依其色 張

華議曰海內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盛宜禮中丘封泰山發德

號 漢官儀曰封禪太山既武帝封處累其石登壇置玉牒書封石此中復封石檢 又曰元封封禪書有白氣夜有光下天關石門 又曰有玉龜 又曰建武二十二年東巡狩二月九日到魯十九日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上山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 漢書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上遷登封太山應劭云成功治定告成於天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又曰倪寬對策云其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功此帝王之盛節 續漢書曰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承天之勑尤宜章明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 又曰建武二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方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又曰上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卽位于壇南北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為天瑞乃遣司空董朝周處等封禪國山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表云氣於宮樹珍露味於林宜修封太山瘞玉岱趾 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東嶽帝

高 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

親蠶

禮記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純音也五禮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二日木祝令質明以太牢祀先蠶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 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止 晉元康義曰皇后採桑壇蠶宮西南 董巴輿服志曰漢皇后桑於東郊苑中者 又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縹下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 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躬桑以勸蠶事孟夏之月蠶事既畢后妃獻蠶 又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又曰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為太后幸蠶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桑北郊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

禮部下 敬海歐陽詢

冠 婚 謚 弔 冢墓

冠

儀禮曰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于門東門有司如主人卽位于西方筮賓如求日之儀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爾幼志從爾成德壽考唯祺介爾景福又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有德眉壽萬年永受厥福又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歲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又醴辭曰甘醴惟享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又醢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伸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又三醢曰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嘉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又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愛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禮

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俞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又曰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畜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傅保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禮 漢書曰安帝相帝獻帝加元服並大赦賜公卿金帛 蕭子範子冠子歲曰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語筮于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絢在履丹石為操冰泉厲已務簡朋匹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諛退言弗納于耳直弦矢辭斯為良士

婚

釋名曰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 爾雅曰女之夫曰壻壻父母為姻婦父母為婚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禘也 家媒氏以爲候也 又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繼後世

矣故君重之 又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又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壻親御授親之也出乎大門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又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 又曰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侔比則姚姬載納嘉譽申結顰顰 毛詩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公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伐楚 又曰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芊以從將嫁季芊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昔者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一娶者何重國廣繼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無益也 鄭氏婚禮調文曰納采始相與言語采擇可否之時問名謂問女名將歸上之也納吉謂歸卜吉往告之也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請期謂吉日將親迎謂成禮也 劉恢與范注論婚事曰禮無拜時拜時出於末世耳將以世族多虛吉事宜速故以好歲拜時新年便可婚也 列女傳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豐夫家不備而欲迎之女也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漢書曰陳平邑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平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常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抵父

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又曰張放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帳賜甲第充乘輿服飾時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事具人部風俗通曰兩袒俗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今我知之女便兩袒怪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此爲兩袒者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相馬女時人謂相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世說曰王戎儉吝其從子婿與一單衣裁後更責之戎女適裴氏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懌 又曰溫嶠從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甚有慧姑以屬嶠索婿嶠密自有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荅曰喪破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却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婿處門地粗可壻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固嫌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鏡臺是嶠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嵇含伉儷詩曰余執百兩轡之子詩採蘋我被雙絲絹著以同

功綿夏搖比翼扇冬卧蛰蛰既食并糧粒渴飲一流泉臨軒樹萱草中庭值合歡 梁何遜看新婚詩曰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粧良人已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動環佩出長廊 梁劉琨詠左右新婚詩曰小使如初日得婦類行雲琴聲妾曾聽桃子壻經分娥眉參意畫繡被共籠薰偏增使君度無趣遣相聞 陳周弘正看新婚詩曰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壻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卻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魏陳王曹植感婚賦曰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人用搔首兮屏營澄清臺以蕩志狀高軒而遊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歎息風飄飄以動纓 晉張華感婚賦曰婚姻者競赴良時雖葩英肯顧乃作感婚賦曰窈窕初茂玉質始盛容華外豐心神內正接軫連騎隱隱習習充街塞里暉曜城邑相麗姿之綽約兮延芳騁以感心怨佳人之幽翳兮恨檢防之高深 晉摯虞新婚箴曰今在哲文遭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天色不

可耽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晉潘岳答新婚箴曰女實存色男實好德德在正色色在不惑故新舊兼弘義由理得君子過慮愛已明箴防微測顯文麗肯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晉王廙婦德箴曰團團明月魄滿則缺亭亭陽暉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况華豔之浮孽是以淑女鑒之戰戰乾乾相彼七出順此話言懼茲屋漏畏斯新垣在昧無愧幽不改虔 梁劉孝儀爲王儀謝國姻啓曰卽日主書王靜民宣勅安告主降嬪臣第三息實臣素里庸族蓬衡賤品事隔伊緡之禮望絕下嫁之姬而聖慈猥洽皇姻曲建荆布陋飾已膺凡獎負薪微胤復降肅邕頻煩叨荷內外榮抃 梁簡文帝資遣孔燾二女教曰夫思人生至卿事惟悼往表閭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見撫張旣橋玄之子受託魏王斯故美在今終受兼身後故無錫令孔燾經術弘長志履貞槩遊處積年一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育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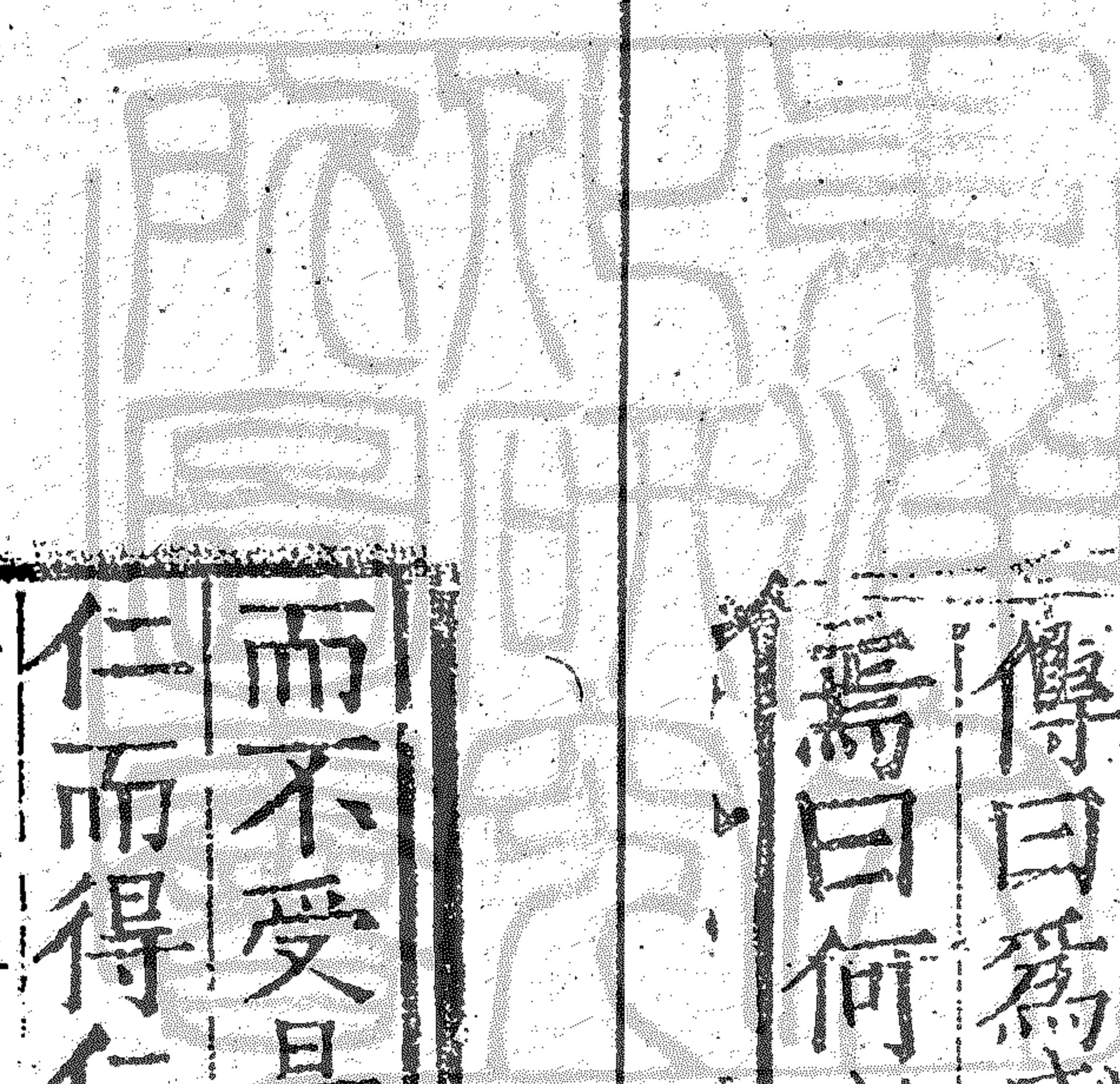
謚

說文曰謚者說行之迹也

韋昭辯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

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古史考曰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為謚所以勉為善也禮記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謚夫子貞惠文子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之跡也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出乎人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論語曰子夏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事具文部文質篇春秋說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穆天子傳曰為盛姬謚曰哀淑人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二十鍾先生辭

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有餘貴也求



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

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景桓侯

謚法仁義行曰桓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景辟上行遠曰桓

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也秦始皇帝曰死

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

號曰始皇帝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

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

也東觀漢紀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恭儉如此

病薨奏謚曰有司議宜以為武昭特賜謚曰忠侯張璠漢記曰范丹中

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兪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二千

餘人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人生於本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

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為務也

中興書曰中宗即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

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其失制謚之本
今中典肇建勲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
爵而謚自導始也表梁陸倕為張續謝兄尚書謚靖子表曰亡兄夙蓬
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表祚寡遽辭昌運拊心摧恨私壞
罔極日月告時幽埏浸遠王人猥集佳冊光臨榮溢里庭恩沉松楸
晉張華晉文王謚議曰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勲至於表
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
伊周齊虞義與蕭令王僕射書為表家求謚曰袁侍中體高亮之宏
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一經該綜百氏清
文麗日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
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
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峯四海摺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
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
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弔

左傳曰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曰莊公
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
不敬天降之災以為君憂拜命之辱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
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主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弗問其所欲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反壙皆執紼又曰子
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家語曰
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不可
以成禮我死汝其置屍牖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曰寡
人過也令殯於客位進遽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史魚死而屍諫可謂直
乎事具人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弔之曰幾死
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

脩身以明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有憲道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禍家富馬良其子騎馬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跛足故子父相保車具戰部馬篇說苑曰孫叔敖為楚令尹吏民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後弔曰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擅權者民惡之祿厚而不知止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身益卑意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言君謹守此二者足以治楚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翻別傳曰翻放弃南方自恨疏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 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

祭且送葬

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黃門侍郎杜恕奉

詔慰問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凡使者監哀弔祭同姓

者素冠幘白練深衣毳用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毳用不變也 又曰古

素冠錫衰為弔服今以白拾深衣為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䟽也

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陲之長坂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澄

州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涇涇通谷豁平谷瀾泊平溝渠輒以永逝注

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蓊鬱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偃石瀨弭節容

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

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食 晉傳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

長安觀平阿房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為暴弃仁義以自亡擗紙申辭以

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干常六國既平奄有万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

周章之百万取發掘於項王疲斯民平宮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

墟屯麇麇平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執阻兵之為強 漢賈誼弔屈原文

曰鸞鳳伏翼鴟梟翺翔謂隨夷淵兮跼蹐為廉莫耶為鈍兮鈇刀為銛騰

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大羊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鷦鷯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銑齟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時而羸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而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晉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爵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脯設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尚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

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危憂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違率土以靖寐戰彌天乎一棺惜內顧之纏綿恨未命之微詳紆家人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等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寧子之保已効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汭濯潁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臯陶謦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大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淶水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彥真

因文以悲出伯喈衡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
不患思之貧無若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
以未來為鑑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冢墓

禮記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又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九
原文子曰死如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于文子曰其智不足稱
也其曰犯乎文子曰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議身
不遺其友 越絕書曰闔廬冢在昌門外銅椁三重洪池六尺玉鳧之流
扁諸之劍三千千將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 吳春秋又史記曰
檇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曰後一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當其墓 漢書曰原涉自以先人墳
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
其道為京兆阡涉墓之乃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
楊雄家諒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相君山平

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為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
栢君山為斂賻起祠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博物志曰漢滕公夏侯
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
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為樊
豐等所譖飲酖卒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
霑地葬畢乃飛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墓所 梁州記曰武侯 壘東南有定
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
得於墓薊牧樵採今松栢碑銘儼然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
征南軍司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
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荊州記曰酈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偉前有石樓高一丈五尺上作石
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異苑曰魏武北征喻頽升嶺眺
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生勢
蒸出外致卉草燹滅即令鑿看果得墓有礬石滿塋 皇覽曰蒼頡冢在

馮翊縣衙利陽亭南道旁墳高六尺學書者皆祭之不絕 蚩尤冢在東
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民爲蚩
尤旗 伍輯之從征記曰孔叢云夫子墓方二里諸弟子各以四方木來
植之今盤根猶存 魏武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
之楷模國之楨幹也今亟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
厥德 魏志曰陳思王薨遣葬初植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歎焉之心遂
營爲墓 吳志曰顧邵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
後 又曰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猶活旣出復如舊郭后愛
念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汲
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
似左傳 搜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俄而馮自殺妻乃
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於帶曰王利
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馮而合葬乎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
也宿昔有交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又

有鴛鴦鳥雌雄各一植樓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從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珍香數十斛著棺中蘇合
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世說
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真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
盡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
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
象皆刻石記之 占墟墓詩曰去者日已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視
但見丘與墳古墓壑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愁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
里間欲歸道無因 宋孝武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憑行軼濡露
及山庭投步矜履蹈舉目增淒清輶路滅歸軫淪闔負重肩深松朝已霧
幽燧晏未明長楊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沉泉追愛慟中情竹帛憑
年遠世範隨伏傾 宋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晚日發雲陽落日次朱
方含淒泚廣川灑淚眺運岡眷言懷君子沉痛切衷腸道消結憤懣運開
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祖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一隨往化滅

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歷長歎不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瓛墓下
詩曰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已一絕長
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晚風 齊竟陵王蕭子良同隨王經劉先
生墓詩曰漢陵掩館燕晉珍珠風缺五都聲論空三阿文義絕興禮邁前
英談玄踰往哲相并忽以平煙雲從容齋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梁
沈約經劉瓛墓詩曰表閭欽逸軌式墓孔貞魂化塗終眇默神理暖猶存
塵經未輟愧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布楚席有靈樽 梁何遜行經孫氏
陵詩曰水龍忽東驚青蓋乃西歸竭來易木久年代暖湮微苔石疑文字
荆墳失是非山鷺空曙響壘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鳬會不飛聞寂今
如此望望露人衣 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
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龍目
沉懸劍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後漢張衡冢賦曰系以循途洽以溝瀆
曲折相連迤靡相襲亦亦將將崇棟廣宇三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
神明是處 晉陸機感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

抵渚沿黃河之曲湄觀墟墓於山梁託崇立以自緩見北域之藹藹羅
封之壘壘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眄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
窮萬緒平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
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惡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
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非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
晚墜指歲暮而爲期 晉傅咸遂登芒賦曰左光祿大天濟北侯荀公前
喪元妃及失令子葬于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
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昊而逢罹興
爪跖之綿綿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充昌永保祚於螽斯愠無妄之爲
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蘭房闐其無主衆孤梵
兩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情 晉
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
宋西戎有卽叙之民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平方國繼絕接于百世春
雨潤木自葉落根鵲鵲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業進

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採宋傳
亮修復前漢諸陵教曰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壟樵蘇有刑彼匹
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
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又修楚元王墓教曰夫褒賢崇德
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奉枝胤祚隆
彼四方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在彼慨焉永懷
元瓜瓞攸興開元自本可謂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宋謝惠連祭
古冢文曰東府掘塹一丈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
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爲人形以物棖撥之應
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旣
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漢君云爾藹靈已毀塗車旣摧蔗傳餘節瓜表
遺犀十仞斯建百堵斯齊壙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頽修題
興念撫視增哀梁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
邈矣遐年計方塹而不記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發

之向近創此伽藍寔湏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
亭之基鋤鍾所侵爰傷馬驥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
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韉轡輒勒彼山虞覆顙隍於舊趾命
茲匠者修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
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
猶在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